



明治
新刻

孟子

仁
2187
7



仁12
2187
7

孟子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車說字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邾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

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

思未知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

遠而闊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

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用

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

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

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

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一說不同史

記近

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

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陷襲前人又

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

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

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

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

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

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

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

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

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

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

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

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

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

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

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

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

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

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

子太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

孟子集註序說 四
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

懸隔

朱熹

章 凡 七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
諡曰惠。史記惠主三十五年。甲禮。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
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五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太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效此

王

日^{イヒ}何^ニ以^テ利^セ吾^カ國^ニ大^ニ夫^ニ曰^{ハク}何^ニ以^テ利^セ吾^カ家^ニ士^ニ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

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
而先利不奪不蹙

乘去聲蹙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

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蹙定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

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

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

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太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

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麋音憂。鶴詩作鵞。戶角反。於音烏。此引

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政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麋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

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局。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

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

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
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
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心者鄰國之
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

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
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
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
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
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主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
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
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

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
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
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
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
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
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

數密也。罟網也。濬，浚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罟網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土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一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

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

孟子卷一
五
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
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
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

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及之殺人而不知操及者之殺入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

願安承教

承一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

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

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飲厚

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

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

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備音勇。爲去聲。備從彳。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

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備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狗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而不

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

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二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

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耻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

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

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古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

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

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

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

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

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

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

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孰能一之

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

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

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

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

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

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
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
誰能禦之

夫音扶。淳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效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沛然雲盛貌。

沛然雨盛貌。沛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燕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

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
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言道

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

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

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

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
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
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
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

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按舍音

上聲。釁音斛。鍾音速。與平聲。胡。鍾齊臣也。釁鍾新靖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郊也。釁。鍾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釁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

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

不忍也王見牛之釁。鍾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

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

其釁。鍾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

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自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

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

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

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

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

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豈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

及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

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

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

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

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

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古反形狀也挾以服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容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

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

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

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

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七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鰥鰥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

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小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

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

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

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

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

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

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朝音潮。便。便。近習。發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並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

蓋惡盡誤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二也。以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欲疾之欲
恐衍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

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

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

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

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

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當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

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

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

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

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

去聲後皆倣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

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
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
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
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
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
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
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

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
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
不能悟是
可歎也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一
本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
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
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
音現下見

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

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
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
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

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

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

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

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

言樂

爲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

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
頷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
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
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
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頷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
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
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頷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頷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
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
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
與民同樂也。

得其
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
而能

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度幾者如此。
○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

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
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
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
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
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
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額。則雖奏以咸英
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
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
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
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
囿。其亦二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
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

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

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禮人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

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洪惻怛而無較計。太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室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

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

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致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

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

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

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去音扶惡平聲疾視怒

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齊人侵阮徂共之

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太勇也

書曰天降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

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

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

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秦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少異今日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

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

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太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

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

交鄰國能養太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太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
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

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

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

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

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

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

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

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

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

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

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

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符舒

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歛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士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

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暋暋

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

連荒亡為諸侯憂明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賄賄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

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

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

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

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

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

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

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陽里反招與韶同畜救六反戒

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二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撰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

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

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

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

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

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

頑反哿工可反。鰥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

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娶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賀可也榮困

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

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侯橐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

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楊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于國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魚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

有

〔天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
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
太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太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
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渭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
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
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
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
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
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
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大理
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
也縱欲而私於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
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
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
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
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

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

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

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託寄也
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
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

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
子將問此〕

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
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
下各勤其任無墮
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

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

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

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

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

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

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

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

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

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

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

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

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

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入君之所得私

如此

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

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繼反放置也書云成湯放

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

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上勉曰斯言也非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暴紂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

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

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

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

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

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鑑音溢
璞音玉之

在石中者。鑑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沽而付之。非
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
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
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
古以為難。凡孟終身
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
記燕

王曾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
伐之。燕之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

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
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
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

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
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
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
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
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川。食音嗣。簞竹器。食飯
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
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
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

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
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
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
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
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覽五稽反後出體反
附引書皆尚書中應

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
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
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
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
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
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

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
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
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
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
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

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立

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開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開闢聲也

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尤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

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歛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及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

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問夫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

及也魚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

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

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守死而不去則非有以

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

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僞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

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

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

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

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

矣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

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

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

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

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

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揚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

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

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

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入使之者其與必有

人_レ尼_レ之_レ者。然其所以行_レ所以止_レ。則固有_レ天命。而非此人所_レ能_レ使_レ亦非此人所_レ能_レ尼_レ也。然則我之_レ不_レ遇。豈臧倉之所_レ能_レ爲_レ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_レ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_レ爲_レ。非_レ人力之可_レ及。

孟子卷之二

